

几场婚礼见证着时代的变迁

□董朝霞

致敬改革开放40年

我给鹰城写封信

时光追溯到1979年,那是个贫寒的年代。虽然我父亲在叶县县城工作,但收入菲薄,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在老家种地,生活的清苦可想而知。那年,我的大姐出嫁,母亲竭尽全力给大姐缝了几床新被,做了棉袄棉裤,最后用姐夫家送的订婚礼品——一块灯草绒布料给大姐做了新褂子,看着邻居姑娘们羡慕的目光,二婶打趣:“灯草绒,耀眼明,不寻婆家穿不成!”最让大姐爱不释手的结婚礼物是二叔给她买的丝巾,那时我的二叔在平顶山汽车运输公司工作,这条丝巾是他趁一次出差的机会在外地买的。那个冬日,寒风凛冽,雪花飞舞,当大姐坐上迎亲的自行车,顺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渐渐远去时,母亲泪湿双眼,她担心姐姐的棉衣不够厚实。

十年后,改革开放的春风

已经吹遍城乡,市场经济日益繁荣。那时,我的母亲也来到县城工作,我家的经济条件大为好转。1989年秋天,我要结婚了,父母用尽家里的积蓄给我定制了家具,他们还跑遍全城买自行车和电风扇给我当嫁妆。结婚那天,迎亲的是老公家费尽周折找到的小汽车,送亲的是我父亲央亲托友找到的工具车,当我身着盛装,头戴红花,踏上汽车时,母亲满脸都是抑制不住的激动,不停地说道:“这闺女比她姐有福,算是赶上了好时候!”

1997年,妹妹结婚时,早已是另外一种景象了,街头商店林立,服装店鳞次栉比,一个比一个装修豪华,无论购买什么,都是轻而易举,可是,妹妹有个心愿遭到了母亲的强烈反对,她想租套婚纱,母亲却说:“花几百块钱就穿那一天,有那钱买几件衣服能穿好多年,你们

年轻人是一口吃个砂锅,光知道脆,不知道糙!”后来,父亲发话了:“租吧,一辈子就这一回,省得孩子遗憾终生。”看到身穿婚纱的妹妹光彩照人,我笑意盈盈的脸上掩藏着淡淡的忧伤,今生我与婚纱无缘了……后来,弟弟的婚礼更让我羡慕,不出县城,不但买回了称心如意的所有结婚用品,而且还扎了彩车,请了摄像师,制作了VCD光盘。看着潇洒的儿子,漂亮的儿媳伴着悠扬的音乐手挽手出现在大彩电屏幕上,父亲仿佛年轻了十岁,他无比感慨:“想不到我们国家的变化这么大,现在的社会真好!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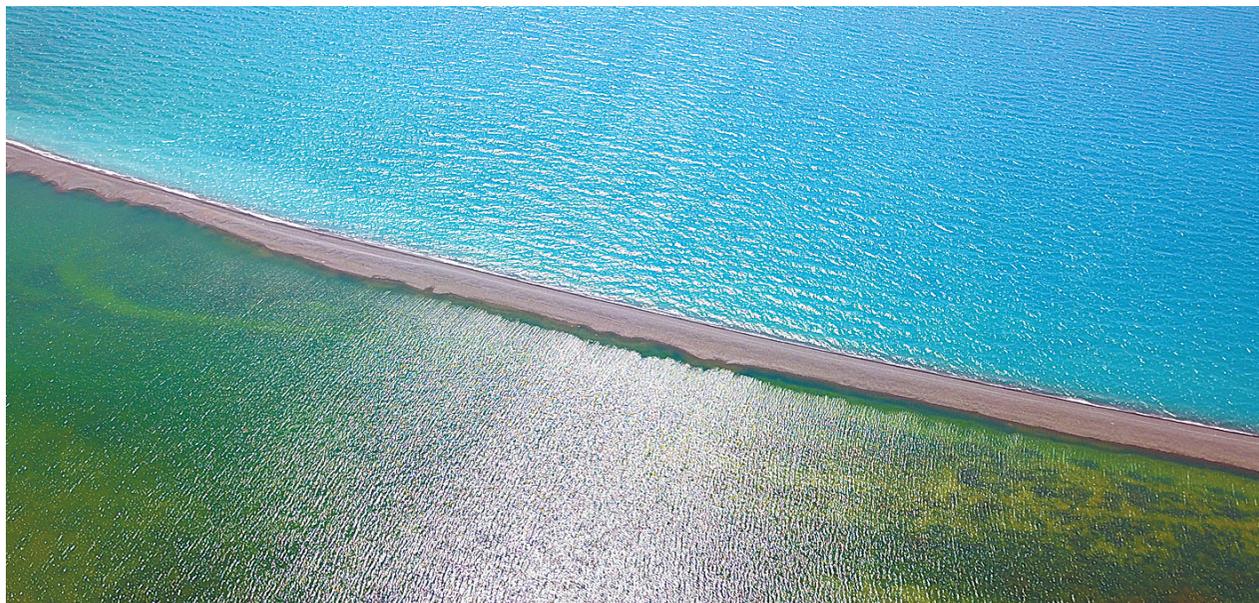
2017年,我儿子结婚,婚礼前一个月,他和女朋友赶往上海拍摄婚纱照,在黄浦江边,在南京路上,他们拍下了大上海的繁华,也拍下一生最幸福的笑容。婚礼那天,我们请了平顶山市知名婚庆公司,婚礼现场,鲜花装饰,气球飞舞,多个机位,多彩灯光,儿子儿媳提前拍摄的MV小片和才艺表演在舞台的LED大屏上尽显。婚后,他们飞赴泰国普吉岛蜜月旅行,那些天,他们幸福的合照在我的手机上刷屏,伴着宽阔美

丽的海滩、清澈透明的海水,儿子儿媳笑容灿烂,景美人美满屏浪漫!

从姐姐坐着自行车出嫁到我乘上汽车结婚,从妹妹穿上婚纱举行婚礼,到弟弟录制结婚光盘,再到如今,儿子大上海拍摄婚纱照,出国旅游度蜜月,这一幅幅画面,组成一本时光相册,记录了我家的幸福生活,也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鹰城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!

征稿启事

市图书馆、平顶山晚报即日起联合举办“致敬改革开放40年——我给鹰城写封信”主题征文活动。体裁以散文为主,字数2000字以内。内容围绕“我与鹰城”的故事展开,讲述自己在鹰城的工作、生活、学习经历,全面展示鹰城人建设家园的创业精神,讴歌改革开放40年鹰城取得的巨大成就,反映40年鹰城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欢迎广大读者赐稿,稿件请发送至邮箱 liuwenglenda@sina.com,征文请注明作者姓名、个人简介及联系方式。



新疆赛里木湖风光 许丛军摄

冬季取暖那些事儿

□马海霞(山东淄博)

我生长在农村,冬季取暖靠火炉。小时候,两个哥哥睡外屋,我和爸妈睡里屋,火炉生在里屋,方便我妈看火做饭。里屋炉火的温度隔着布帘子能传到外屋一点余热,比耳房强一点。

一到冬天,我妈便犯愁,我大容易煤气中毒,我和爸妈在一间屋子里睡觉,爸妈没事,我已经“不省人事”了。

中了两次煤毒后,爸妈决定,将两个哥哥撵到西耳房睡冷屋子,我搬到外屋睡觉。我妈夜里不放心,醒来好几次,到床前喊醒我,起来喝水。喝水是假,其实是试探我中毒没有。后来,我妈给我喝水喝出了经验,睡觉前,必让我喝三大碗粥,这样夜里我被尿憋醒好几次,若感觉头晕肚子疼的,我妈便知道我又“中煤毒”了。

村医说我体内血红蛋白和一氧化碳结合的能力超强,建议我睡冷屋子。爸妈权衡再三,决定让我去东耳房睡冷屋子。

我妈白天把被子放太阳下晒,太阳落山后再抱入里屋暖和着,待我睡觉时再将被子抱到耳房。即便如此,我晚上脱衣服进被窝全靠勇气,先穿着衣服钻进被窝,待里面温度接近体温了,再脱衣服睡觉,这样也冻得在被窝里“筛糠”很久。

睡冷屋子最怕夜里起来尿尿,从暖热的被窝里钻出来,实在没勇气,所以一般情况下能憋则憋,坚持晚上少喝水,夜里少起夜的原则。最痛苦的事儿莫过于早上起床,那可谓分秒必争,能睡一秒是一秒,若不是着急上厕所,一般起床都是慢动作,穿一件衣服躲被窝里暖

和一阵儿,没十几分钟,穿衣动作是完成不了的。数九寒天时,母亲也会用吊针瓶子灌满热水,外面再用毛巾层层裹住,放进冷被窝里暖炕,我不习惯用那个,热时烫脚,没多久便不热了,又开始冰脚了。

有一年冬天,特别冷,我爸在东耳房用土坯垒个暖气包,但暖气包一般不“发烧”,用手一摸,一点儿也不烫。

我上高二那年,我们家安了暖气炉子,外屋和耳房各有两组暖气片,我睡冷屋的时代才宣告结束。但靠炉子烧暖气,室内温度不是很高,待在屋子里做作业也需穿棉裤棉袄。

我们兄妹三人各自成家后,都住上了集体供暖的楼房,在家只需穿单衣单裤即可,爸妈还住在农村的老房子里,

冬季依然靠生炉子取暖。我爸去世后,每到冬天,我们兄妹便让我妈和我们同住,因为乡下自己烧暖气远没有集体供暖暖和,再说,我们最担心我妈中了煤毒,一人在家,没人照应。但被我妈拒绝了,她一个人在老家住习惯了,她离不开她的菜园子,关于煤气中毒,我妈让我们放心,她说,她每晚都喝三大碗粥,夜里醒来四五次,只要睡不宁,时刻防范着点,便没事儿。

即便如此,我还是担心,每年冬天,我必然一早一晚打两个电话,和我妈闲聊是假,主要是试探一下我妈神志清醒不。

去年,政府出台了新政策,农村平房也集体供暖了,我妈的老宅子终于摆脱了自己烧煤取暖的时代,我妈再也不用晚上喝三大碗粥了。

402.印章之始

元朝时,蒙古人虽然入主中原,但多是大老粗,斗大的字认不了几个。遇到签名画押之类的事就傻了眼。后来有人出主意,用象牙或木头刻制成印章,遇到公务上需要签名的时候,取出印章一盖了事。后来那些官至一品的大臣经皇帝诏准,可以用玉石刻印。

另有记载说,后周广顺二年(公元925年),当时的大臣李谷由于伤了胳膊请假休养,后周皇帝特批他可以刻章盖印处理公务。这也许就是个人印章的起源吧。

403.以狗蓄之

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十四年(1287年),当时桑哥为丞相,专权擅政,气焰嚣张,到了没人敢惹的地步。偏偏有人不信这个邪,负责后勤事务的大臣彻理挺身向皇帝举报桑哥贪赃枉法的恶行。忽必烈非常信任桑哥,认为彻理诋毁受臣,竟当着众大臣的面命手下狼扇彻理的耳光。彻理不屈不挠,当庭辩解道:“国家置臣子,犹人家蓄犬。譬有贼至而犬吠,主人初不见贼,乃捶犬。犬遂不吠,岂良犬哉?”意思是说皇上让我做大臣,就像百姓养狗一样。有时贼偷偷摸摸进了院门,狗狂吠不已。狗主人眼花看不见贼,误以为狗是没事乱叫反把狗打了一顿。主人这一打狗不要紧,狗遇到贼再来时就会坐视不吠,这还叫好狗?!

忽必烈一听,觉得说得有理。于是决定查处桑哥,没收其家产。还提拔彻理做了御史中丞(相当于今天的中纪委书记)。

404.本取其吠

古时候,皇帝把大臣当作狗一样驱使,大臣心甘情愿地以狗自喻。《北史》记载,南北朝时有一位敢于直谏的大臣叫宋游道,得罪了朝廷内外不少人。宋游道有时候得罪不饶人,把北齐皇帝高洋欣赏的重臣弄得很没面子。有人借机整了宋游道的黑材料送给皇上。皇上顺水推舟打算治宋游道的死罪。这时有位叫杨遵彦的大臣对皇帝说了几句肺腑之言:“譬如畜狗,本取其吠,今以数吠杀之,恐将来无吠犬。”大意是说:养狗就是让它叫的。狗一叫你就把狗杀了,以后狗都不吭声了,你还养狗弄啥?皇上一听觉得有理。

405.胡氏好客

古时喜好结交朋友者,大多是家境殷实、不愁吃喝且有点官宦背景之人。元朝时江西有位名叫胡存斋的官员,广揽宾朋,对知识分子彬彬有礼,去过胡家的人都切实体会到了啥叫“宾至如归”。全国各地的公知们若经过江西,都会去胡家见个面一叙短长。

这还不算,胡存斋总担心家里的门房嫌来宾滋扰主人,不及时向他通报。于是只要闲暇在家,就在大门口挂一匾牌,上书“胡存斋在家”。

这胡大人真够热情的。

(老白)